存復齋續集

存復齋續集

睢水朱德潤澤民

謝敬德松軒銘

維軒有松根固盤石含蓄正氣飽浥靈澤俾遠小人弗栫以棘相期青雲弗繩以壘厥松伊何條暢秀碩俾謝氏子孫方茂其植遙崗英屑流水衍液俾謝氏子孫懋敬其德

爲同初待制作山水圖銘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制有定其象可模月露風雲太

慮戍文山川草木發生于春惟昔先覺克念在誠罔欲不窒復禮歸仁念彼厥初同此一善太和坱圠庶彙萬變理與氣合情隨性成圖此高深心晝用明

崑山州判官邊承事遺愛碑

浙右之郡七而平江之官賦尤重平江所轄之州四而崑山之徵輸尤艱其故何哉蓋大德以來計其地畝之數籍爲官田貸爲僧產者居三之二民間役單賦重每以私田一畝包徵官賦三陪由是農業之家竭終歲之力雖舂鍤具舉墾闢至廣有不能贍其生者兼以州治瀕海商艑旅泊貨盈市集民物繁夥如通都大邑其傍

海居民半皆航海往來水陸之衝出彼入此爲尤難治以故仕其州者多鞅掌不能理計其科徵調發歲無虛日蓋居官者謹于法則民無措手足緩于政則民慢其事也至正元年夏承事郎固安邊君守禮來爲州判官凡賦役詞訟一皆貫之以寬而不擾優而不迫使民自盡其情而州事亦以集緣是民人樂之亦君之優于治劇也歟昔者子路治蒲孔子稱其善者三子貢問焉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易草萊闢溝洫治此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政不擾也今邊君佐州治抑以是

爲師乎亦樂從於民乎而民之趨事赴功者抑亦樂其官之勸乎抑迫于賦斂之重乎是必有繇矣嗟夫判官州之佐貳也上則仰于尹下則藉於吏有佐理之勤而無專制之命其平日苟無素蘊之能無試劇之難則一旦臨民涖政豈不有亂法於民而素餐於官者乎邊君之任三年而公私具舉民人懷之則其所蘊者素矣所試者熟矣又烏有曠事彌文之累哉故州人士於其秩滿將行咸欲　其績而刋之石而使歌之曰

海邦之隅　闤如都市　民有貿易

農歸田廬　國賦三倍　田民肯褕

惟此邊君　樂爲民趨　民懷其去

不遑啟居　可歌也夫

海道都漕運萬戶張侯去思碑

國家軍儲之輸自至元十九年太傅伯顏丞相以內河漕路阻澀檄江淮行省於平江路嘉定縣劉家港聚䑸發舟經黃連沙歷海寧府密膠等州抵楊村卸泊既而以山嶼沙淺崩崖暗石舟多淙齧漏壞至元二十九年始自劉家港崇明三沙東行入黑水洋收成山而西轉沙門島放萊州洋入界河抵直沽此海漕之所由達也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安童平章不忽木以漕官繁夥併

四萬戶府爲二猶設千戶百戶一百四十一員大德間始併立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一降銀印二官職三品設達魯花赤萬戶六員首領官三員鎮撫二員千戶凡一十一所至大中又併爲六所仍降金虎符有差迄今行之夫以昔之多員而今省員則居是職者提綱挈領布政立法豈不重且大哉至正八年春海寇竊發白晝殺人橫截河港刼掠運糧旁及無辜者衆詔以張侯德昭領漕府事侯至即移文軍民官嚴守備設警邏俾運夫保甲相援仍謂佐貳官曰海漕國之重功春夏二運雖有常程然督役裹糧實關有　等不可不悉心以勤乃

事由是貳官樂與贊治　其甲令曰經營漕法必使官得其宜民便其役曰規措舡隻必使具完而堅夫健而習曰標撥支裝必使較其量平毋爭而竊曰招徠運戶必使勤恪其人諳練漕程曰斗斛法式必使平其銖量齊其大小曰官給漕直必使戶至人到毋遺錙銖凡舊規之不整者悉釐而新之至于歲祀天妃克展其誠由是神相協　海不揚波兩運具達盜賊屏息此皆侯之處心公平措置得宜有以副皇上恤民之意故也朝廷嘉之錫以醴酒文綺初各千戶統漕夫赴潴州裹糧侯叮嚀戒諭俾勿與有司抵捂獨宜興州倉貯糧腐敗

不可勝載千戶與州司較論倉吏自知無以償貸迺相率鬪毆以病夫致死而拘其漕民張侯深明其故移文省憲以辨之先是至元中集慶路龍灣倉夫亦與漕民爭斛事干人命搶攘之際有司莫理疑獄久不決漕人探知元訴死人實在他所不死也張侯既知其故即移文省憲俾詳讞之始得寬貸于是侯之政聲揚溢遠近譽伏方將一新漕政而朝廷以侯材幹擢拜吏部尚書十月廿日使者至侯行有日矣民人相率而來謂德潤曰吾方仰張侯如子之於父母而侯舍我去既不可攀轅而留也屬德潤紀其休績而勒諸石且使作歌以抒

其懷思之情嗟夫自井田廢而兵農之政不一漢以蕭何餉關中唐以劉晏通江淮雖轉漕之方不同均為有國之所仰濟而家給人足之所由基也然自中原失河渠之利二麥俱聽于天時而國家之經費併藉于南東矣地利既盡武力亦殫行之既久民斯困矣苟非侯有經濟長材惠之字之使民而民忘其勞幾何而不難哉侯滑州白馬縣人名某字德昭聰明而材公平而廉敏元統中拜監察御史遷有司郎中河間運使調海道萬戶紀錄有不能盡其美者姑書其一二於右且俾後來有所觀感焉歌詩六章章十句其一曰

海波洋洋　彩旗央央　萬艘齊行
鼓鐃喧鍧　櫂工踴躍　謳歌相望
張侯惠我　俾我家慶　張侯蒞政
如渴得漿

其二曰

漕府奕奕　官屬奉職　吏聽而勤
民歡而逸　化條具畢　橫斂以息
相時給直　營漕以式　張侯之德
如饑獲食

其三曰

漕舟孔阜　具完且好　波神相靈

匿伏宄醜　載糧萬石　文綺醴酒

錫賚有加　抵直沽口　民思張侯

如戴父母

其四曰

奚玆山城　倉腐糧儲　叫囂闠闃

致其病夫　亦有龍灣　往歲之虞

俾讞疑獄　侯究是圖　無辜迴生

式歡以呼

其五曰

侯心平直　治政畫一　庶事修舉
民物用恤　仰戴方隆　綸音乃出
尚書納言　機衡選秩　攀轅莫留
俾我心鬱
其六曰
吳山崔嵬　紀德有碑　休繼莫殫
嘉言是規　願侯大拜　壽考維祺
漕民永懷　作此頌詩　勒於貞珉
以慰遐思
資善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買公惠

政之碑并銘

有天下然後有民人有民人然後有廩食廩食足然後禮義興故古昔聖王教民稼穡或地有肥磽歲有豐歉則以有餘補不足此轉輸之所由作也國家厭飛芻輓粟之病民而建海漕造舟運糧垂七十年具有成式而大綱小紀同法殊治隨時制宜者亦在其人焉爾至正七年秋詔以資善大夫前中政院使買述丁公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用老成也公至之日恭祀海神而祝曰皇元混一之初太傅伯顏丞相追思收宋圖籍歸京師實由航海之便於是命羅璧張瑄朱淸等尋

涉海道載進載緝日增月益厎于成績今歲漕至三百萬石實由始謀之有度也某等恭承朝命克循舊規罔敢惰慢風濤天險神其相之於是營緝天妃祠宇祭盡悃愊用祈神庥迺集僚佐同議漕法首出文約俾漕民修完檣纜預期給直仍籍覈漕人恆業以均其役又以諸千戶所吏胥歲久為弊悉更調之下至皁隸亦然餘冗員皆汰去漕民便之公以漕府糧運關涉兩江左右郡縣而舊治在吳郡文德坊庳陋阸僻乃捐己俸幷撙櫛公食營運之費而一新之臺宇宏敞足以聳觀聽而宣恩威漕人偉之至正八年春海寇竊發公親率所部

出劉家港迎賊捕敵潛入北洋諸島漕舟有遇賊奪其糧者公申言寛貸之迴風不能進者俾戶入再歲運納漕民德之凡事有略於成規者悉釐正之浙省右丞道同公素知公材幹特章薦之資善公字永錫不花剌氏自至順中遷戶部侍郎左司郎中至正初拜戶部尙書參議宣徽同知中政院使七年轉海道府達魯花赤凡臨政事治劇而理明恕而惠故民皆多之介漕府方妥熟公之治而公尋調江西等處茶運使乃礱石于臺門之右俾德潤紀公之實而歌之於乎漢以穿渭渠過三門爲險唐以漕汾晉通江淮爲艱我朝因東南之利長

驅舟楫不數日程涉海道一萬三千餘里直抵京倉積粟紅腐豈不偉歟蓋取諸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也然自五季搶攘金宋角爭中原河渠畎澮之利莽爲丘墟民人遠戍於煙瘴之地耕不足而食有餘今朔方軍儲京官廩祿所藉於江浙一省而已以故東南之漕不得不日益而民斯困焉而况漕府與有司歲常有升斗之費海舡河舡又有銖量之分以此易彼不其難乎若資善公素以經濟之材而多歷繁要故臨政規措調畫如指諸掌民其所以深思遠謀而惠民者非一今姑摭其大概而爲之銘曰

維帝撫民　民食爲天　懋遷有無
食爲民先　輦車騾載　內運阻岐
太傅有思　航海惟宜　爰立漕府
詢謀成式　惟資善公　來勸其職
恭祀海神　用祈天休　諭民給直
俾完其舟　府埡　輪奐具新
捐俸節費　毋勞我民　吏久則調
卒繁則汰　驗產均役　因勞輸載
小醜掠海　公則禦之　民遭攘奪
公則貸之　書最考功　公陞有日

入贊廟謨　庶知民疾　漕法允遵

惠政有常　我作頌言　俾民勿忘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任 詩序

世祿之侈漢稱金張七葉珥貂戟門煌煌惟古任子祖功宗德教成于家罔有扞格粤既蒞官民濡其澤朋邪圯姦莫我能惑昔省齋公政聞亹亹吳有世業從德是嗣湘鄉之圻楚令尹治官清民直以復古時

秀野軒記

一元之氣生物而得其氤氳扶輿以成其精英淑粹者爲秀焉故卿雲景星天之秀也崇崖綠溪山之秀也麒

麟鳳凰羽毛之秀也賢材碩德人之秀也人介乎兩間
又能攬其物之秀而歸之好樂宴之遊息如昔人棲霞
之樓醒心之亭見諸傳記者不一也吳人周君景安居
餘杭山之西南其背則倚錦峰之文石面則挹貞山之
麗澤右則肘玉遮之障左則盼天池之陂雙溪界其南
北四山之間平疇沃野草木葱蒨卓然而軒者景安之
所遊息也軒之傍幽蹊曲檻佳木秀卉翠軿玉映于闌
楯之間得江浙行省左丞周公題其軒之顏曰秀野以
誌其美此其是歟嗟乎物有託而傳野得人而秀雷塘
謝池是已景安居是軒也又將觀列史諸書以鑒其事

服前言往行以進其學使他日有偉然秀出于餘杭之野者吾于貴安有望焉因書以爲記至正二十四年歲甲辰四月十日睢陽山人時年七十有一朱德潤書丼記

涵碧亭記

杭之湖山爲浙右之甲而西山之陬名集慶者又爲湖山之勝葢左盼孤山右睨蘇堤西湖前挹南北高峯角環其後草木鮮妍泉源甘美友人和侯九思即其先塋之左截茅而樹疊石而洞突兀成丘唅呀爲谷於是鑿池通泉引水爲澗仍築亭其上扁曰涵碧亭杭方池四

面環水前窗後攟藻棁不　斲椽無刻早莫登覽水天同色有一碧萬頃之意是誠可適其興也然吾聞之滄溟渺漫游鯤所運松杉蒨鬱朔禽攸栖山林泉石蓋幽人逸士之所托也而九思之官于杭也初命而試省理官秩滿過五載恬然無進取意輒以閒居幽討爲事豈其情乎九思謂予曰嗟夫人生百年處世如寄吾昔北遊燕薊登居延南觀三閩薄海濱奇遊偉觀目覽心記而每思一椽爲息肩之所未能也今茲亭裁成背山臨水包涵蒼翠坐挹清氛昔人所謂清暉娛人者咸在是矣奚必萬里之遊觀然後適吾情哉予於是樂侯之不

以貴介爲累且知　得也書以爲記

密陽朴質夫廬墓圖記

至正六年冬十月旣閏密陽朴仲剛持翰林應奉官張仲擧書來訪僕且稱朴生性行淳謹有志于學今淮西監憲斡公克莊之門人也子幸憐其貧遂其請僕頓首曰張君以雅道薦友敢不唯命自是朴生日踵門而問學且求講朱氏集註論語大學居數日朴生又將爲淮西之行因狀其父質夫守廬王母之墓墓在高麗王京之東密陽郡其地可耕可釣請僕圖而記之噫世變風移流俗侈鄙生有不能致其養死有不得謹其藏者矣

而況能守其先墓者乎昔漢原涉先廬冢三年顯名京師唐元德秀廬墓食不鹽酪藉無裀席夏方廬墓猛獸循其旁支叔才廬墓白鵲止其上此皆前史之所載也王京去中原數千里密陽又在王京千里之外而朴君之純孝出于性然抑以見民彝天理之不泯雖古今異域無少間矣況朴君素稱習禮之家廬墓之日且三霜矣其子仲剛又能揚其父之美其可不表而出之以續夫古之孝子且爲今之世範哉若夫塗車芻靈柳翣紋衾則有未知其合于古者否也僕既嘉其事而爲圖以記之矣且作歌詩俾聚其族于墓廬而思其先以厚其

生焉其詩曰

密陽緜緜　有容有川　渴飲斯水

飢耕其田　美矣朴子　封人之傳

三子登科　旣文且賢　作此圖敍

以表其阡

映雪軒記

讀書爲政皆學也古之君子事君治民之蹟其聲光烜

赫于千載者人知之書記之所存也後之學焉者不讀

其書而求其所以似古人者不得已哀公問政孔子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爲政之要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非徒法令文章也昔者孫康氏讀書于燈窗之下家貧無以膏油燃則以雪映書而讀之千載之下名亦稍著今海漕府幕長孫君仲遠慕其名而扁其軒曰映雪者以此也或曰孫君嘗爲省憲掾載調漕幕有官職矣有祿養矣其何以方其貧學者哉吁學豈有已耶仕豈爲貧耶亦豈爲富貴利達者而靳之耶上天同雲雨雪紛紛既霑既足生我百穀仲遠事親而知所以盡其孝養者矣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仲遠事君而知所服其勤者矣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仲遠治民而知所以使之忘其勞者矣夫如

是而欲盡其映雪之勤不有以揭其名于軒之居上而觀省之則映雪之勤或有時而忘之矣由觀省而不忘其勤則士優以學學優以仕仲遠于且仁且學之業方將師冉季而希顏曾則亦映雪之勤之所致也又豈特懷氏族而慕孫康讀書之名而已哉因書以爲記

玉雪坡亭記

聲色臭味之入于　由耳目口鼻之接于物也物之萬殊而形色有不同者其賦性各出于所天也玉之堅潤雪之輕明若珪璋爲珠粉爲雖萬物不能同其潔也鄱陽周侯伯溫植梅於望湖峯下仍結亭於其坡　以其

目之所同于潔白也命名曰玉雪焉觀其玲瓏焉的皪焉冰肌粉態粲然如玉之潤爗然如雪之明若天產焉若陰凝焉雖實非玉雪而玉雪可比觀焉是色之入于目者皆是其意象之所及物之接于人者好尚之所鍾也周侯曰子爲我圖而象之僕于是吮毫舒素遐思夫玉雪之坡樹梅之亭而喟然曰夫彼蒼者天非天蒼也虛室生白非白室也有大觀者天地之初皆太素也自太素而有象即吾身天地之始也以吾心之潔白即太素之胚暉也周侯異時幅巾杖屨徜徉乎玉雪之坡放浪乎樹梅之　自其潔白者相傳于無窮又將復千古

于一日齊萬物於一覽即斯坡也斯亭也何莫非玉雪之境也歟因書以記於後至正十年歲庚寅三月望後朱德潤記

玉山縣義學記

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門里朝夕坐于門側之堂則家有塾焉黨屬于鄉則有庠焉遂在遠郊則有序焉蓋所謂博習親師而化民易俗者也秦漢鄉遂之法壞教學無方而成均之官隨時沿革宋紹興中玉山劉侯允迪爲德安令以荒政惠民澤及鄰壤時徽國朱文公假守南康每遣掾史循行必戒使過謁劉侯觀以爲法及

文公更治遂乃特謁劉侯情款甚至淳熙十年文公過玉山而劉侯待次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則劉侯當割田立屋創爲義學聘名師教其親黨及其鄉人于是特設師　文公爲其學子講說甚至前言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中言尊德性以全其大道問學以盡其小學者當以尊德性爲主而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力焉終言今人心量窄狹不耐持久略有見聞即以自高負簡約者蕩爲學之空虛急功利者溺爲流俗之卑近學者不可不愼擇焉以負劉侯教誨作成之意遂爲文以記之至元初國家底定南服路府州縣各設學官

弟子員而玉山縣西南三十里峽口墅民居輻輳即劉
侯建學之所也自大德間學廢弗葺講學之所半爲瓦
礫廩餼之資裂爲民產大府不能究縣邑不以聞至正
九年監邑壽安忠顯憫學者之無從念成基之忽墜迺
尋訪劉氏子孫并率好義之家芟草萊披荊榛復其舊
址新其廟像搆學舍齋宮仍得田若干畝以贍師生又
以文公所記之碑樹之廟內其講學至言則鋟諸梓秋
八月上丁行釋菜奠幣禮使峽口之民咸知尊君親上
敬長尊賢之道皆出于先師之教其所以示人報本之
意深矣學既成則又請例於別邑由言於天府設學官

以掌其事焉嗟夫世習紛囂以講教爲虛言以文儒爲迂遠蒞民者莫肯先之而壽侯獨能興廢舉墜于百年之下俾僻遠之氓克遵文治其于承流宣化移風易俗之美豈小補哉而劉侯創始之勤文公過化之美肆成人有造使人想像其遺風餘烈油然而作興者又豈非壽侯之功乎十年秋德潤以執事試院客錢唐玉山邑人具言壽侯復學學政俾潤書而記之將刻諸石德潤以先儒設教之所廢而復興實後學之所幸顧義不敢辭因書以爲記至正十年十月　日朱德潤記

碁泉齋記

泉之源多宣於山澤間蓋宣其地氣之積其渾渾不舍晝夜者潛通乎陰陽不息之機也曹州禹城縣之東野有源泉一泓瀦而爲井故老相傳大禹會諸侯于茲地因浚其深而爲井以飲爲吳郡架閣官聶君景初實處其地也君少出爲江浙省典書記勤而篤和而理德潤嘗拜其母夫人于家庭昆季藹雍人以爲羡距今三十歲而君來爲

幕又且獲見其子采有志讀書每懷其鄉土而未能識也遂因其齋室扁曰野泉蓋寓意于禹城之泉井也噫予聞之泉之始出於山若人之蒙而未達者也君子觀蒙之象則可以果其行而育其德井汲

而上用者也君子觀井之象則可以渫治其潔而俟乎王明以受福采能以其家聲果于學而潔其治則他日將上用且受福于明時爲佳士爲名卿歸識其鄉井顯其父母則野泉之名齋其爲義豈不多且美哉且書以爲記

臨東賦

掛扶桑之彎弓兮[illegible]東方之啟明騁六驥於廣莫兮豈修途之可量及前賢之方駕兮又何蹇乎吾行慨時俗之淫薄兮易淳風之渾龐紛雜蟲之得失兮孰澄清之是遑耿予懷之遐邈兮寫秋風之沅湘　天定之或存

兮雖王傳其何傷倘鵄鸞之可辨兮顧俟時乎吾將信弛張之有道兮聊隨宜而徜徉

九月初六日送顧仁甫知州赴茶陵

祝融之墟兮芊之先草木茀鬱兮茶陵川茶王城高兮吹白煙羽人裸居兮古所尋被服王化兮多歷年今我守州兮文且賢千里秉麾兮澤下宣湘江之水兮衡湘連民謠樂土兮吾將傳

送錢公憲之浙東帥府掾

國朝制諸府州吏秩必得陞理官所轉帥閫然後可計日授官錢君以盛年登帥府且讀書好學也他日臨政

事期必有以過人者故喜爲之賦曰

金婺爭華　民秀而夸　勤此吏職

教民蓄畬　勿文而巧　毋法而夸

書考授官　婺人來嘉

善政詩序

國家經費所入多藉於東南而浙省居最浙省統賦諸郡而平江爲尤最歲嘗以稅糧百餘萬石儲備海漕然自內附以來垂八十年天時之雨暘土氣之肥磽盛衰消長之相尋民力竭而地有限以故比歲徵斂之際不無刑繫之濫而民困矣至正八年冬浙省諸郡漕糧三

百萬石較之往年吳爲增多一十餘萬正賦不能充又
斂諸恩賜戚里官寺及灾沴不登之數以輸之由是府
及于州州及於縣交征互取民間棄產剝膚猶不能償
郡經歷丁君成之惻然憫之因公委上計遍詣諸省憲
曰吳民困矣官苟不恤則流離凍餓者衆後之賦稅其
不艱入乎省憲始驚其言終允其請吳民得免科糧七
萬七千有奇九年正月省檄下吳之父老郡庠諸儒咸
相顧喜謂德潤曰丁使君活我可不頌其德而歌之乎
德潤曰噫人之于人同此形氣癢疴疾痛之舉切吾身
者仁人之心也彼虐而不恤豈倫類之情哉丁君是來

新公道去弊政減賦輕徭凡可以惠於吳民者方將以為己任而况增賦倍斂為民瘼者哉初君以進士官監鎮江路錄事司郎以敦風化為本手抄陳古靈先生訓俗文刻施民間以勸忠孝郡民以隅正役繁君併四之為二又以祗待使客資生錢倍息次為免徵再任吉安郡幕畢滯訟一百七十餘事又作九等三甲之法以平民又有良吏之風焉御史拜公明善楊公子宣等交章推薦者以此也於是諸儒父老復喜曰丁使君昔在他郡美政有如此者今而在吳其善政必又加於彼矣子為我叙其事而吾黨將歌其德而觀其政焉至正九年

二月廿又二日朱某序

送楊元溥北歸序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所刺則春秋之所貶也故豳風以七月言夏時以一之日言周正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是經用周正傳取夏正也然詩則民俗歌謠之辭春秋則史也不可以不謹而以夏時周正互書豈國之典歟夫子以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正月書王以存周正意有在矣楊君元溥有志于春秋學今將北歸因書以發其潛思

閩山耕隱圖序

幽州之山鎭曰醫巫閭山之下曰淩江江之西曰古義州俗厚而淳民義而讓晉慕容氏之東營也淅省幕長王公輔卿世居其山之陽土肥而多稼水香而便漁百卉鮮姸松杉喬茂飛泉玉駛高瀑練懸雙峰挺拔於寺顚孤嶠獨高於望海梵剎布其遐邇寶林界其南北岩壑之美莫可殫論王公蓋嘗結堂而居扁曰耕隱暇日謂德潤曰夫朝廷有惠政吾嘗承宣之宰臣有美德吾嘗贊助之下吏有悉虐吾嘗戒禁之生民有施奪吾嘗均齊之高宮廣厦吾寧卑陋之錦衣玉食吾寧粗糲之囂繁華侈吾寧節儉之奔趨競進吾寧端居之幸有山

田百畝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吾將歸休焉德潤曰今仕祿不養廉老退無圭田子何能耕且隱乎王公曰世所尙者吾以爲卑世所好者吾以爲惡世所樂者吾以爲憂與其競進而苟祿曷若早退而歸耕與其享盛名而懷猜疑曷若處山林而安澹泊登望海之崖遊雙峯之寺迹其山之廣也蓋遼人構寺者三百有六十履其山之長也則寶林界其里者二百此醫巫閭之大槩而耕隱者之所志也於是德潤聞其言而美其能治國家也爲之圖而序之且歌曰閭之陽食可耕閭之畛居可隱樂土民淳兮不煩其生欲携我書兮與子偕行

山行圖序

秋旣暮僕以執事試院客錢唐同院諸公約爲孤山之行於是攜具於西湖之舸出柳洲寺港過雷峰塔直抵孤山之下艤舟岸曲入謁林先生祠墓登光霽亭左班荊而坐四望湖光如練山色翠圍粉牆移僧梵之家紅葉映酒帘之市松蹊行逕高閣短亭映帶其下衆客舉酒相屬笑談古今撫高木倚長檻極瞻眺之樂復登湖舸由西陵橋遶山溪而迴日且晏僕歸而記於　諸君子倘有教我尤幸甚焉同遊者龍縣丞程子正信州錄事傅子初玉山監邑壽仁輔信州幕參趙叔明省傔黃

仲賓李主簿程起宗吳江州判鐵公穀偕朱德潤凡八人焉時至正十年九月廿又二日也

送孫仲遠經歷序

國朝制吏秩自風紀之司得給役寸祿則可計歲月授官蓋以其習律有條而臨事有素也金陵孫君仲遠始由行御史臺典書陞憲府辟江西省掾積勞遷漕幕長至正十一年秩滿告歸漕府所屬德君之案理俾朱德潤叙其能而送之嗟夫漕役之興自至元間太傅伯顏公奏請于朝航海漕成遂立府治自萬夫長千夫長及幕職歲咸以泛海督役泰定中陵陽牟君景陽來爲

幕職始建言幕職但掌簿書供給而已其於望洋擇風尋山捉澳固非所能何用涉海爲耶省府是其言著爲定制緣是孫君之來一意簿書期會供給歲月成績漕民便之其於申布甲令不折律貳端文治畫一以故國家軍需之重君優游案牘間不擾而事集嘗營映雪軒以寓勤苦不怠之意僕書而記之矣故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又嘗爲之作萱壽堂記以美其孝行餘不待言矣學子王治君之門人也間詣余言求書以爲序

送嚴　學正歸序

國朝諸學自教授命官以下又設學正以規繩生員四

明嚴君來副吳學寔其職也凡其所以諄諄佐勸於學子者莫不旹本之於先儒之訓而施之于俎豆之間講論之暇伊吾之聲相聞而喬木清流交蔭環麗眞有得于昔人南國鄉校之意故於其秩滿而歸也學之士咸爲詩文以送之嗟夫禮以制其嚴樂以制其和諸生之所以有得於師訓者有在于斯夫有在於斯夫

卷阿亭詩序

凡情感之托於物者合于義則遠傳而名彰人亦喜爲之賦焉不然則雖崇山秀水奇葩異木高臺宏樹適足爲遊觀之區爾於名義無取焉饒之浮梁解田李君伯

正家于昌江山水中結亭臨流扁曰卷阿取詩大雅之篇名也蓋其五世祖忠靖公在宋紹興中以卷阿卒章及第官止四川制置使其後二子復以詩賦登科則其扁名之義蓋不忘乎上世之所自也遡思古昔盛時君臣遊歌于卷阿之上以豈弟君子爲四方之則爲四方之綱以吉士之多喻鳳凰之鳴高崗梧桐之生朝陽則知君子之托于昌時身履尊榮而材有所施也後世良能碩材翺進莫黜豈卷阿之意哉伯正生今盛時以其所學率乃祖攸行善弓善治他日登仕版持槖簪筆以預夫多士之列迴視此亭聳峙于蒼翠之表徘徊于白

雲之曲豈不爲今之卷阿也哉歲月易遷來事未卜姑以李君肯構之志使諸君子賦詩歌詠列于篇軸亦可謂能托于名義者焉因書以爲序至正十一年八月一日後學朱某序

送杜堯臣之京師序

至正四年春吾友杜堯臣氏以祖恩授華亭縣尉既任之期年風紀官以堯臣世習文學吏事辟爲浙西憲掾堯臣以清謹自持九年掾勞書滿將之京師聽調補求一言以爲贈德潤曰堯臣其行矣哉今夫珪璋瑚璉器之美也忠信廉能身之用也勞而不伐功之著也卑以

下人謙德之光也苟布衣獲寸祿積歲月之勞尚能顯用于時而取敬于鄉黨奚况堯臣生世胄家閱禮樂敦詩書其所以尊君親上奉國字民者皆素講習也今將上京師去南州四千里其所以不臨深不登高者必能謹于行道之艱也所以不苟訾不苟笑者必能謹於交友之敬也昔鄭當時知友皆大父行今堯臣之祖容齋公年踰八袠家訓甚肅吾知其待知友者必能謹于大父之教也曾子記祿不及釜尙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今堯臣之父任宰邑而以才幹稱吾知其逮養于親者又能喜其祿之及也閔子騫不間于昆

弟之言今堯臣有弟讀書綽綽有裕吾知其友愛者必能無間于內人之言也是數者堯臣之家慶皆已素著而今將遠行矣京師多達官顯人聞堯臣之家風知堯臣之世德必能擢之顯要而使堯臣尊君親上之學得施於其所行矣堯臣尚將以其祖父之訓推廣之於所行俾其素講者益以懋則堯臣之家聲益大世系益蕃吾將見今之修身齊家而及於國者以堯臣爲率焉

送淩子章游學序

九月十日友生淩君子章來告余曰新涼其將有遠行以求益所學也僕問之曰將何之淩生曰某聞翁君仁

夫之學舊矣今則教授澄江之陰且多從游者先生其
作尺書畀某以爲先容者而俾某得學其學習吾習益
吾所未聞見則是行不虛矣余聞其言作而喜曰生眞
能善學者也翁君昔自鄉薦而來施教於吳之學道書
院也日課弟子執經授義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窮理
正心修身之要當時學子交相切磨日進所業爲多自
君之去吳幾十餘年而莫能有繼之吾是以知翁君之
學爲精而淳今凌生聞其學之如是且信余言之足徵
也於是從學之意彌篤而將問津焉僕起而囑之曰生
行矣江陰距吳二百里於路不爲遠也於俗不爲異也

而君子之出則慮有非常焉故舟焉而不游道焉而不
徑慮其見拂于人也故不敢苟唉不敢苟訾至于執經
座隅共盥正席誦則必作請益必起先生將食弟子跪
而饋右七左豆貳紀唯嗛是覸先生命弟子各以齒食
覆手循呭振衽掃席知吾淩生能執弟子禮也若夫經
傳之旨歸校讎亥豕之纖悉吾知翁君諄諄然教人而
不倦也雖然淩生少孤長于伯氏猶子也事伯氏猶父
也事親者乃所以事君也學以行志則在于淩生爲學
日益益而進進而有成吾知淩生歸省有日矣故書以
送之

送同　居仁之湖州路府判序

湖州路府判官同居仁之將之任也長洲學教導英君景夫來謂余言居仁明敏讀書能下士知民間稼穡與人交不諂不瀆今其行也求一言以爲贈先生毋惜爲德潤曰僕嘗于鄭徽君序內見其家世知其先修爲詩以美之矣又將奚言雖然古人以言贈者重于物故祖而舍較不嫌于申言也況居仁之先修如君所云僕能不敬乎能無言乎噫今世士風混殽仕進多途非勉于其職則以已自任其能識朝廷用有恤民之心無諂瀆之習往而之官其必有成也乎曾子曰未有長而順下

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治可知者先修之謂也其以是夫抑又聞之秦漢以來曰郡丞曰治中曰長史其職在通守下皆乘別駕皆稱半刺宋乾德初始制諸州通判掌倅貳郡政僉議連書實古者郡丞治中長史之職也國朝詳酌古典郡置府判班治中下均爲郡佐而府判實太守判署之次也故銓選之法多以文士爲之以別于他貳焉是其職不輕矣居仁少長官家先修若此今將佐太守字民莅政以斯文通誼凡爲吾黨之辱游者能無望乎能無詩乎矧湖之山川秉麗耕桑輧集鄉多彬彬文學之士襏襫鑪箇之夫亦陪于他郡

而居仁又踵先府君之治續則凡民之舊從治者能無懷乎能不悅乎他日教化美風俗淳衆材出抑又豈非世淳之所被欤居仁其勤之哉居仁其勤之哉

送樞密院宣使傅德潤之京師序

國朝之制在京諸司掾吏宣使諸職自省院以下官長佐既舉其人又必通吏部移文准其所設然後給俸祿以備　及計歲月遷陞悉從此治

五緯之學及游京師王公貴人咸爲刮目

至順間樞密大官薦爲其院宣使歷役五十餘月適當父母憂歸守墳墓者十年一旦皤然曰孝所以爲忠也

人子人臣之道不殊今其將北游而終其役以畢其志願而將有爲也又奚必常同於流俗哉至正四年秋傅君適寓于吳諸士子樂爲之勸又將爲詩以餞其行而屬朱德潤叙其出處之意僕曰行矣傅君古之人得志澤加乎民今子入仕有程矣毋患不達樞司在今掌軍國事比唐宋右府之制機密不及而權實過之朝廷嘗遣賚文檄往來朔漠四方督軍政者宣使之職也今四海乂甯士卒安飽舉無可云而軍儲餽餉獨多出于東南三代以下兵農一致戰則爲兵閑則爲農不審今之塞上復有可耕之地乎傅君倘遂賚檄之使其可爲方

今道者幸毋惜一言以爲太平政典之助

送郭希哲希誠赴國子監讀書序

古之設教者禮樂也禮以節人情之過樂以養天地之和於是優游涵養鼓舞動盪其化之入人心也深矣故凙以夔之典樂教胄子周則大司業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敬業樂羣五年博習親師七年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來此大學之道也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黨閭巷莫不

皆然中世以來國雖有博士學徒而外郡或不置郡府雖置鄉閭或不設是以願學者無從師焉至于負笈千里之外鼓篋王都之中唐貞觀間以國子監領五學而書算各居其一蓋非古者六藝之教而學者皆學焉也國朝置學立師自中統初許文正公講教于京南城而學者始衆理義始明國人生員一變至道由是公卿大夫元子在京者皆入監學民間俊秀入學者則曰陪堂生員終歲攷其文藝入格者積算至十分乃俾出仕延祐間科舉既行監生得就試則入仕之階又隆于是彬彬然文學之士矣郭君二子希哲希誠生長儒門聞見

禮義甚熟一旦攜詩書束行李仍爲監學之行余知其有志于學也故陳古者禮樂之教如此嗟夫雖禮書久廢文公朱氏嘗于曲禮少儀諸篇及劉向別錄分其經傳矣樂則于鍾律又別其五音而候其黃鍾之應矣希哲希誠讀書之暇倘能以古人立教之意質諸京師大儒先生而能日就月將優游漸漬其所成者必大又奚止梯一官通一經哉正月初吉二子將行吳人氏作爲歌詩以贈其行朱某爲之序引

送張德平序

武林張德平以獻策軍前事上江浙行省十四年春授

平江路長洲縣稅務副使徵辦歲餘又捧府檄轉輸軍儲抵淮南任滿代去吳人惜其材幹而不可久留也作詩以餞其行余于是有感焉夫商稅之徵自至元間輕徭薄賦民物阜康後倍其徵而民猶不困者徒以錢幣與物貨之權等也邇者軍旅數起鈔幣倍出物重幣輕而官民困矣古者九賦斂財而九式節財大府受之其出入之也有職內職歲以掌其數有司會以計其物是以官民之間上下有餘自漢以鹽鐵榷酤而後元之治弛唐以商稅竹木而貞觀之風壞今德平讀書識事務以言事起家既能贊畫其平以為商賈之便又能轉供

軍儲而遺飛芻輓粟之勞可謂材幹之美者矣諸君子安得不爲詩歌以送之余老矣無他辭願見太平之治如張君者出而用之豈不爲有司得人之賀於其行書以爲序

贈邵仲謙序

至正十九年夏六月淮南分省以前烏程典史邵君仲謙調常熟州提控案牘選材也初仲謙在烏程以比年民物凋瘵瘡痍未復凡事悉從寬簡徵需自兩稅外無他歛徭役自正遺外無煩擾由是衆庶安之一遵王化吁典史一邑吏曹之首領也而能順民情者若是則其

守一邦令一邑者宜如何哉余于是又有感焉夫法緣人情而作而掌於曹吏凡今大小諸司文牘分科必由幕議均平之方成案治民情之悅服由幕評之審也邵君蓋審于法而詳于情者也琴川子游鄉邑千載之下絃歌之風至今聞而仰之人情古今天理不異邵君苟能念斯民之無告思絃歌之遺美文以成之言以勸之則琴川民物之受福猶烏程民物之懷德也書以爲序

贈朱太醫序

卿大夫與醫司職不同其能拯民一也民不幸而觸刑辟又不幸而罹患害能治人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

愧其良心而民有不犯矣而患害者不能無也故醫者掌命生民親操匕劑尤不可不愼官而幸其民有罪醫而幸其人有疾斯何心哉矧目其患害而要其重利歟噫人無良心久矣設有不幸得如張釋之斷盜畢環董奉之樹杏林者其有仁人義士之心哉今夫佐天子理生民躋躋于仁壽之域此大臣宰相之事有司者可各因其職而遵其教化行其政令而醫者可以其心爲心故古人不得爲良相爲良醫相不可得而致醫者衆矣朱君勉乎哉

送張行直下第序

科舉取士非古也科舉之設由天下公道之不明也爲能明之則人之賢不肖求之于人得矣將何使上之人以法拘繩其梯媒而士以學術猜量其綱目此古人所或不由也夫以明經而多詐以孝廉而冒進則以成案圖索驥食餌小魚之譏由是論之余將告進士之不得志于有司者毋自鬱鬱焉而又將勵天下之不由科目者毋自小焉蓋三代之有天下而選于衆舉皐繇伊尹而不仁者遠夫何目哉嗟乎聖賢之事遠矣而春官之選盛于周非考之也張君燕人也磊落倘氣蓋非可以文字科之者余知其必有合而亦將以明公道形成張

君之志也昔韓文公所謂多悲歌感慨之士又豈得獨告于董邵南哉

送趙德平下第序 德平河西人

河西包靈夏而帶關隴自古豪傑之士翕雲之姿常得名于其地而聞于中國自漢霍去病班定遠通其城唐李襲志薛万均則皆起其處今趙君德平其先河西唐兀人而世居開平業儒泰定丙寅領鄉舉預計偕而來會于京偶不得志于主司豈天或將大其所成而不偶合于斯也是天之所以少靳其利祿而加其學問之功則他日登高科擢顯第於其少者不旣多乎哉不然則

昔之投筆硯開玉關不效尉佗爲唐名臣者有矣方今太平盛時朝廷以科目待天下之士君將勉焉以就其目則他日之所成者又奚止於斯夫籲雲之姿固出于西趙君方盛年異時如神駒驟天衢未晚余聊以讐焉

送嘉禾蔡恆之下第歸序

僕數年前居吳中學詩誦書識王君立璋而聞嘉禾蔡恆之之名及來京師而王君且物故余不勝其悲太定四年春恆之領鄉舉而來會試於京師僕始識恆之於璘寓蓋溫淳雅厚明辨有學君子人豈止取一科登一甲哉自而再往返而恆之方閉門讀書不求聞知于人

僕于是益敬之及考春官而恆之入試俄不同于主司余甚惜焉而恆之方怡然自趣曰學不學在我得不得命也吾何慊乎僕於是益賢之今夫人之于小得失則蹙然無聊苟非有素定之守寬裕之懷不能如是也余又益思王君之言而感于曩日之事今恆之將歸矣能無言乎夫朝廷取明經之士而恆之明經博學鄉黨舉孝弟而恆之孝弟聞于鄉恆之其毋弱其初志毋患于有司毋負富其學而不就斯舉以獨善其身明有司將不盡信于文恐或遺其賢而未盡人實則又將因明經孝弟以觀其德使享朝廷之爵祿以仁其家而澤天子

之民於斯時也僕當重爲恆之慶

送劉伯城之中山序

泰定四年夏四月既望僕自京師還抵臨清因商人顧南仲識劉生遂與同舟車之彭城生西京人其父任中山稅課官而使生來南奉其母往父任所且能敬事而謹恂恂若弗能言稍知書熟句讀姿質淳美因讀史記世家而知聖人出處又讀程子朱子論語集註始末終篇而劉生將别余而北倚不能已僕執酒而告之曰生勉焉今夫山林高木未遇匠石或爲樵爨而已茍匠石顧之良工及焉則棟厦柱宇未晚人學而後能不學則

徒負其爲人耳矧生天姿醇美學必有成而甯惜不投匠石而樵爨乎今生之往毋謂燕南趙北如蠡之中山保塞而無匠石焉處一鄉友一鄉之善士可也有一國之善士居彼僕未敢知也而生又請字于僕僕因其名曰信請字之曰伯誠夫信者五常之所主伯者季孟之長而誠者又所以立身之本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擴而充之其在于劉生幸毋以人情物欲間其初心而塞其聰明劉生勉焉序以爲別

送李明之充吳江州儒吏序

讀書所以知天下之有道讀律所以識朝廷之有法士

之出處窮達夫古今事勢非道無以統體非法無以輔治于斯咸依焉故君子必讀書爲吏然後燭理明見事果近世士風不古以謂學儒則悖吏學吏則悖儒遂使本末相乖彼此失用爲儒則泥于變通爲吏則習于矯飾積而至于羣疑成渫衆志成怨一關錙銖親故異態南方風俗尤甚豈非教化之所關焉吾友明之李君自儒爲吏以素守而入變通以學業而知灋律蓋亦士之所難能也況君中原文家而浙中風土尤所諳識民人之抵欺姦詐變態百端尤能通辨然法物有度而民情無窮故臨事也不得不詳用灋也不得不愼君此行也

雖吳江具區之險民人自若也況三高祠在則廉善之風素所存而于吾民不無所關係君能導之使易治之俗變中州之厚則君之惠也又奚止簿書期會而已書以爲序

野雲自號序

夫一元既剖充塞乎天地萬物之間者氣也而動植飛潛之成形乎氣者理也而理無形焉天高地厚河流山峙蓋有宣陽陰變昏旦氤氳紛郁瀰漫六合者其氣之所爲乎故其觸石而起或發乎山澤舒卷太空蒼白成容變化無定時和則爲慶爲祥歲旱則爲霖爲澤是氣

之有形者也理問和侯九思以粹然之資懷適用之具而不忘山林丘壑其情舒意暢眞若野雲之無心也故因取以爲號焉且其言曰人生于世貴能適耳在官則適于公在暇則適于野能不以利祿縈其心者吾之志也雖然吾聞之有官守者有言責黃堂紫閣趨事計功蓋有非任適者之所能兼也士之出處語默苟不有素定于中則物役隨感而至吾子奚適焉噫吾知之矣九思蓋有志于物而將不爲物累者矣其尚加以眞積培養之力氤氳馥郁則其爲氣也　無適不然眞若野雲舒卷爲慶爲祥爲霖爲澤焉書以爲序

送王允中赴浙東帥掾序

國朝制吏秩凡生員充路府掾者必得陞理官所及漕運府役滿然後轉陞帥府而可計歲月授官不然則雖老于案牘役滿日惟得轉司縣吏目歲月延遠不能入官也故漕府當東南海運糧艘百萬須親履波濤險艱與載夫同舟楫則有階陞倅掾之役蓋朝廷所以報勞之也雖然吏之欲躋斯逕者苟非儒科進亦必藉文飾以處事則官上司者多于是而舉拔焉京口王君允中由鄉校薦爲湖州路掾陞漕府爲吏能事周旋中法故長官咸樂用之至正三年春役滿陞去將趨浙東帥閫

吳人士咸作詩以餞其行而屬朱某爲之序引某曰吏之能任責者當以勤能持法者當以理蓋勤所以行之理所以折衷之也然後處事無越而斯民稱平矣苟不由是則雖虛聲足以誤物踽步足以齟行其何文之辭浙東帥閫鎮婺州多佳山水名士大夫王君是行也于案牘精明必能勤其事而究于理歲月旋邁計資授官余將見其職業矣於是乎書

送買院使序

至正九年秋皇上命丞相復總百揆迺愼老成之臣經制國用冬十月以資善大夫海道萬戶府達魯花赤買

永公錫爲江西等處都轉運茶使遵治典也蓋經國之道理財制用節費養民古今所尙故周官太宰有九職以任萬民其一曰園圃毓草木有九賦以領財賄其一曰山澤之賦入則大府受之出則以頒之所以取之歛之者卽他日予之之之備也蓋入無多出則侈用而君民相須上下交養無不足之歎焉中世以降服御不節費用無式以平準之權以操贏之術而茶漆竹木若劉下闕

覺庵字說

師佛上人達本覺庵其號其徒了然請說於僕僕曰若

覺庵與僕游當是非其說今了然請說因覺庵之義告也噫生人之初羣動異類而各禀其氣人之虚靈獨知覺具自雅道侈慾念臻然後蔽然其本乎天者隱然之知覺在矣上人以覺名其庵而庵之名系於覺因佛之言大覺淨覺圓覺謂蠢動含靈同有所悟將無異於人覺也在儒家則雪之白非馬之白吾不知人之覺殊于物覺否也天地之大以形觀之則我也又何畨須彌之芥子吾不知其芥之納于須彌者又何也有覺無覺而至有相無相吾不知有相而爲庵者果可以覺否况復屠蘇之易吾眞地者哉吾故曰本乎天而覺而虛而靈

者我也庵物也上人方將有覺而同於無覺之覺則是庵也將不異于無庵之庵歟請以是說

潤上人無聲說

物必有所激而聲揚風無聲著物而鳴澤無物而有聲人不語無聲而嗟歎詠歌之出乎心而自鳴者其必有激于中也物情感于中而不能自已也故喜怒哀樂之發而見乎辭托于嗟歎詠歌也此人之所以有聲也其合于比與中于律呂則其聲之善者歟至于聖人之道無聲無臭如上天之載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則其所以無聲者非　孰能焉上人澤潤其名無聲其字

請解于僕故　以無聲之道之本上人其必能會僕所解誠不敢以瀆告之也

張彥中翠微自號說

冠而字始于周人所以敬其名而貴其字也中世以來又加號焉蓋稱美之辭也而許慎爲號即名也故字從口從夕從夕則冥闇無所見故以口號相稱以别其名焉嗟夫古人字義遠矣魏晉以來號貞士號隱居唐張九齡則號曲江公元德秀則號魯山白居易則號香山居士是則後世以號爲美稱之辭審矣然其間或有爲衆所號或有賜號焉或自號焉亦或肖類其人之德或

因其人之好尙或卽人之居處遂爲稱號而表出之使其聲聞之播揚也雖然有志于內修者蓋不假于名稱而亦不托于人

儀眞張君彥中樂于閒居而樂山之靜趣而悅夫林巒之秀以翠微自號蓋

映岩穴之幽深挹其扶輿英淑之氣旦暮接乎心目其鬱鬱葱葱影翠而霏微者是皆山川之秀發天地之英華易所謂山澤通氣者也昔之高人逸士嘗托迹于其間而適與矣若前所謂張曲江元魯山香山居士者皆以經世之材天人之學其志氣超乎物象之表聲名譪乎寰區之內及其脫屣功名隱而弗彰則可以遯世無

閎是則美稱之號亦豈偶然也哉予不識張君休寧簿
明惟一端謹君子也其取友必端矣求爲張君說故幷
書之

平江路問弭盜策

洪惟聖朝混一區夏幅廣員長經費所入江浙獨
當其十之九歲給餽餉二百五十餘萬自國初肇
立海運迨今六十七年波濤不驚奸宄屏息兵食
既足邦本迺固比者盜賊猖獗肆行剽掠梗澀海
道參佐大臣寬仁慈惻綏之來之聞于朝廷俾復
其業睿聖所及念尙慮凶暴之未化黨與之未除

遣使浙省先期春運裒集衆長講究關防巡緝之
法諸君子懷才抱藝必有良策以佐時之治者幸
悉陳之毋讓毋隱

愚聞誠信者立國之本也誠信不立則雖父子不能相
孚而況于民乎故爲國家省必先開誠心布公道量才
授官輕徭薄賦信賞必罰此事舉行則盜賊息矣何則
蓋賦役輕則民安其生賞罰明則人效其力方今太平
日久民不知兵經費所入江浙獨多而比歲以來水旱
頻仍田疇湮沒昔日膏土今爲陂湖者有之而親民之
官不諳大體重賦橫斂務求羨餘致有激變所得有限

所費不貸且以州縣稅糧言之有額無田有田無收者一例閉納科徵之際枷繫滿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飢寒迫身此其爲盜之本情也至于酒課鹽課稅課比之國初增至十倍徵需之際民間破家蕩產不安其生致作販夫入海者有之目今沿海貧民食糠粃不足老弱凍餓而強壯者入海爲盜者有之一夫唱首衆皆脅從此其爲盜之本情也其言謂與其死于飢寒孰若死于飽暖因是嘯聚羣起刼掠官糧殺傷軍民朝廷既以遣官而賞罰不立賦斂如故一經處所洪需橫出或人稍有寸長欲效其力爲名未成謗毀先至上疑下塞

又成虛設此蓋誠信不立賦役煩重賞罰不明之故也
愚謂目今盜賊已多欲權救一時之弊者莫若依初建
海道之法申聞朝廷降金牌銀牌宣勑若干使行省官
集會海道并有司官募運戶或民間有人力者給以半
文劵獲賊多則賞以金牌千戶次則賞以銀牌百戶
賞者賞以金帛倘有成功隨即行賞然後咨中都省聞
奏不使虛行照勘徒稽歲月其各處有司水渰虛包田
糧隨即申報減除其鹽課酒課稅課增多難辦者隨即
申報減除不使虛行照勘以失大信如此則民安其生
不飢不寒而作賊者少矣雖然此一時救弊之策若經

久安民之計不在開海道也海道通此海民之僥倖非
國家經遠之計也謹對

題酈生長揖圖

沛公誠嫚士矣酈生亦似挾其辯以要人者當秦氏失
鹿士懷小術足爲一時用者皆得歸之諸將慕而不能
眞有所用者亦多矣沛公初過高陽酈生以布衣求見
沛公方踞二女洗足酈生乃長揖而前吁此亦酈生少
礱其圭角從容說沛公定天下拯生民又奚必長揖也
厥後乃不過襲陳留據敖倉二計而假儒以㢙其名至
今爲口實觀其說下齊獨不顧韓信先受詔擊齊是欲

矜儁辯以要已功卒致齊人以爲賣已噉食其誠信伍乎噲猶不足伍雖然食其秦一里監門識沛公大度其不之楚之魏之燕齊趙代而獨從沛公周游矢石間爲漢興名臣其眞知所歸哉

泊淮陰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布衣時與衆異葬母而貧然行營高敞地使後可置萬家僕謂彼鄉人者胡獨不言胯下之事乎世之人能如淮陰之張言夸志者有矣如淮陰之包羞忍垢以就功名者蓋萬一也卒然辱之胯下而不怒遽然登壇拜將而不驚其有

過人之量過人之材與

書贈故朴公𪋵山圖

延祐庚申春德潤居京都三韓相國朴公兩來寓所屢請僕作山水圖僕以公務未遑也是年五月又攜書南歸期以再會唯命至治二年春德潤始以受朝命還京及攜斯圖詣報前諸公殯墓之木拱矣於乎生者不可欺公靈其可負乎謹以圖懸諸堂而祝曰昔公生兮來索我圖今我來斯公歿已逾懸圖約屬公之孤公沒有知

無錫州強仁山小圖贊

維仁心德維聖罕言粤既安止理自然譬諸樂山以重以厚靜而有長其效乃壽或既未安俾進于義厥修罔覺九仞一簣錫山之陽匪圖蒼黃君子居之南方之強

陳先生寧極圖

人心之靈理則太極物交欲蔽已乃罔克一　之參變通在蓄陽剝爲陰至靜乃復寧爲極中養在愼獨惟陳先生眉壽有康安處弗貳居極之常用作斯圖山高水長

爲杜義方先輩作壽山圖

某弱冠時嘗侍先子於義方先生杜公座下時公爲郡

司理先子每從談論終日情眷彌篤而眞意洒然今先子棄去將一紀而公康強如昔神采煥然語及曩事歷歷如記載蓋公長厚而純密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而某每見公則肅然如見嚴君焉茲因俾某作繪事以爲齋閣之遊觀乃爲寫壽山圖以爲純嘏眉壽之祝云

題鄭蒙泉爲其師建棲神室疏後

師生之義恩猶父子鄭君蒙泉以其師化去令創棲神之所若儒家所謂祀於寢室者嗟夫吾儒禮文久廢今觀蒙泉祀師之禮可謂能盡弟子職矣行義君子盍相成之

題李遵道臨米元暉海嶽雲山圖

觀遵道李侯臨海岳雲山圖使人　　城聯轡　　僊遊既久山空木落能無慨然

題王澹游墨竹

黃華山後人澹游王公所畫墨竹筆法蕭散韵度清遠眞有文湖州遺意非後人所能彷彿也

王參政小像贊

冠巾峨峨春服皓皓廊廟之姿山林之操雩詠以歸庶合道妙

韓叔亨右丞山水圖贊

天地定位山川成形涵滓通氣育秀孕靈才猷之妙匡濟其能若涉大川舟楫具來洽散處順民心攸歸民聚若丘匪夷所思

祖二疏圖贊

漢宣之世賢哉二疏夾輔儲宮訓以詩書謂彼天道久盈必虧知止不殆退休是宜帝錫南金朝臣祖道車出都門鄉邦稱老樂我友朋燕我親戚君子見幾不俟終日

題王悅道僉事小像贊

冠帶之峨如衣服之襜如廊廟之器君子之儒道可卷

而懷之以舒　洋洋乎洹水之漁哉

題海好問霜月軒

旦氣淸明則天理發見及其晝莫之時應事接物則梏亡之者有矣玉關海好問以霜月名軒蓋霜者嚴凝之候月者太陰之精方其照耀屋室淸氣洒然人之良心于此感發則所以涵養其旦氣者不有在乎不有在乎

題王季學墨畫水仙

逃禪老人楊補之以墨暈淡作梅蘭水仙之屬甚得花卉之態度而筆意淸勁有書法存焉至楊叔雅趙子固則又效補之之法今觀王季學所作蓋學其學者也

左監司善政碑贊

東南水國障田爲圍地利有程民力攸資水旱豐荒實繇天時力不可致弗強以威惟賢左公恤茲瘽疲民樂其惠勸于穹碑作歌歌公以勸後來

渾淪圖贊

渾淪者不方而圓志渾淪者不圓而方先天地生者無形而形存後天地生者有形而形亡一動一靜一翕一張是豈有繩墨之可量者耶

題高彥敬山水

高侯畫學簡淡處似米元暉叢密處似僧巨然天眞爛

漫處似董北苑後人鮮能備其法者今觀此卷天眞爛漫故可寶也

題曹雲松小像

肖貌之溫如冠服之端如志可以攀麟鳳而不仕其冷清可以寄丘園而不曠以娛盡將脫綺紈而企乎文儒其雲松之侶而徜徉乎延陵之區者耶

題王左丞賦槀後

賦題槀十紙乃河南左丞王公君寔手書也僕居京師時君寔方以省元登科起家爲祕書郞日與僕從事斯文間泰定四年春德潤以所親來吳中君寔每致書問

而德潤以先人憂制杜門讀書而君寔以廉能拔起屢
登臺省仕至河南省左丞而歿於乎君寔聰明謹密仕
朝廷三十年砥礪名節匪交不交匪道不道卒爲名臣
今不幸亡矣因閱此藁爲之悵然終日遂書以寓感悼
之意云

莊子贊

南華曰通于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
事也夫人之性與天地俱生　性而行則德成於已而
道濟于物而人事治矣至于達死生之　明內外之道
與化爲體放而不敖微斯人吾誰與歸

跋先子所題觀復渚詩

右先子手澤題觀復十三詩并太極圖後以復卦明顏子不遠之意其旨深矣蓋先子晚歲克已自修與物無忤雖樵人牧子皆得易而親之一室琴書外無長物惟于易學則極深而研幾書作先天後天陰陽對待八卦互屬之圖以明吉凶消長之理世道紛嚚時與事殊敬覽此卷不覺涕洒之橫集也

題徽太古所藏郭天錫畫卷後

皇慶中僕因受學於霅川姚子敬先生先生謂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戒以勿勤畫事適彥敬高侯至見僕弄翰

語先生曰是子畫亦有成先生勿止之由是日新月染
不覺墮于藝成延祐初因抵杭與郭君天錫會于旅次
天錫每詫余于善得高侯旨趣再三四年天錫來吳因
每與對圖時各出新意圖成天錫掀髯相顧一咲既而
僕奉詔入京于慶壽　　泥金梵典比歸吳中天錫
已物故余不　　　圖軸中
人之思至正已亥夏仲太古徽師持此卷來乃天錫
得意筆也師復求余畫乃作臥龍平遠於後山川寥廓
物換人移因識歲月重增慨然

周官御史掌記王所左右天子袞職是補秦漢以還烏
臺相府蹇蹇匪躬諤諤言路賢哉大夫清識雅度一人
是保百司作度惟柔不茹曰剛不吐愼厥　以永終
譽

題曹德璋千戶所求畫上

僕往年客京師嘗爲翰林承旨張公嘯齋　　嶂
圖拱木旣凋霜風易序人移物換久矣曹君以追忽于
京師購得持歸水行居其兄德璋博物好學暇日仍求
僕秋山霽靄圖以爲對玩因題以識歲月爲之慨然

跋步雲崗禱雨卷後

肅乂雨暘覩聽言貌思於五行猶表景古人　理
信不虛然雲崗師以李侯虔恪之請而致禱雨　應蓋
謂是歟嚱焦心思澤煩役思息布政者盡思所以然耶

郭元坦同知瀑泉贊

水德至靜陽剛發源迸山飛瀑汪洋爲淵珠跳玉濺練
瀉布懸方圓湊合剛柔折旋智者之動達人之傳我郭
大夫來相彼泉流澤方物作邦之賢

題董廷彥號存道

道原乎天理備于已非寬非忽循性之謂戒謹以存省
察克治仰彼先覺勉焉弗墜

二月望日東菴李公物故僕祖道四方不能往弔

謹致其辭曰

於乎天不憖遺此老兮俾東土其徜徉謂德容之昌强兮期引年而百霜奚巫陽之疾招兮匪疲勞而耄荒公綜理于纖史兮道包　乎皇唐臨文章以宰物兮弗柔茹而吐剛雖人情之不齊兮亦隨時而弛張豈生民之彫劫兮遂褫魄于幽堂察陰陽之聚散兮歸乾坤之渺茫氣必假形以寓兮類托彰于朝陽倘谷神之不死兮使沒世其有光列脯殽與時實兮侑芳醪而壺漿愴陳辭以三奠兮靈有知其遙享

吳天德誄文 先儒而為道士

繄古之民士農工賈苟一弗業莫衣莫茹秦漢以降利祿兼趣犬馬被繡貧者繩樞是以士子去官無歸倘獲所養執鞭我爲於乎吳君學儒貞而或阨其逢遂遷其生玄門其名儒家之英勿奪而魄終跽其成天劉爾德於乎泉扃

故丞相東平王拜住祭文

至治三年十月六日門士朱某等謹備潔蔬盛元醴少牢敬祭于王曰於乎忠孝義勇人臣之大節也廉敏公勤人臣之常分也謂大節可以立身成名而豈期趨佞

挾詐者將以懷安而謂爲虛謂常分可以立言行事而
豈期懷奸稔惡者將以隨邪而謂爲介維王姿稟特達
克繼世勳徇國忘家君臣同德而豈期變起非常禍萌
同列於乎哀哉王雖君子殺身成仁而凡惜生惡死者
將以全軀保妻子而謂爲汙此志士之所以短氣而小
人得以藉口而揶揄嗟乎雨暘霜露天不能一人心之
好惡而況履榮高之位掌黜陟之令操賞罰之權而相
于君者哉陽奇陰偶天道之常君子獨立而小人是朋
吾儕雖然享生平之富貴而不啻蜉蝣蠓蠛於世者皆
是臨一朝之難而耿耿於千載所以愈久而彌光故聖

人重此而輕彼志士聞斯而激昂走也拜一言知此之
重感沒世而無忘哽陳辭以三奠望西山白雲之彌茫
尙想靈之有神陰相天道作甘霖而雨八荒於乎哀哉
敇祭　天妃娘娘
維某年某月某日皇帝遣使臣某官致祭于宣封護國
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之靈曰天一生水海爲地維
爰有天妃爲神司之助國祐民海波掌平相此漕運達
于宸京不有報祭孰格其誠腯我生牢潔我粢盛官屬
具舉歲祀有期維神來歆敢告靈慈
啓餞鄧善之學士歸武林

吳隱之屬知於康伯由比隣而獲仲管夷吾結契于叔牙舍弋鈎而受薦蓋以今古交情之合豈云貧賤意誼之微某托識京華叨榮鄉梓匪有干於從者少叙于行人以杜　布衣之幼猶蒙邑人之庇雖陳平席門之隘尚容長者之車供俟光臨聊陳祖餞

請年景陽

蓋聞仁義禮知天之性孝弟忠信人之本茲因義理之學久廢俗無相尚之風孝友之道無他里有共成之美南東西北孰非此郡之井鄉左右後先猶念先朝之舊族蓋以景陽先生清忠正系文憲故家昔常典禮于京

師令則息肩于吳會清言高論要觀裴楷之通材獎善樂人必得之雅望臨釣以俟命駕是祈

湯君載五松圖

五松蟠柯雙頂高拂天翠蓋森飄颻下有千歲茯苓根上纏百尺紅淩霄長山短山獻平遠亂山灘頭水奔濺丹鳳飛來倘可期蒼龍化去君須見

三月十日至永寧先墓掃松

夜長山空明月圓風竹晤擊青琅玕白雲飛去無人看萬山森舞山濤濤我思母兮情懷酸黃泉白骨土未乾哀吟不成泪潺湲山林爲我啼清寒

秋日重過楊子江

愁凝黛眉江上山倒蘸碧樹滄波間茫茫萬頃秋色改海門雙闕如銀環憶昔大禹疏鑿始岷山東別迴狂瀾洪流東奔八柱立蛇蟲却走生人完綠樹亭亭似迎送浩歌高鼓臨江灣長年浪遊適與耳江流無窮石轉頑夜深風濤潛蛟怒愁心冥冥喟其歎

雪中觀漁

同雲蔽天江茫茫門前雪高一尺強漁人並舟鼓雙棹大罾入水珞繩長老翁哺兒姑曳網甕頭酒熟炊粳香

醉中不脫一蓑玉仰天叫笑鳴雙稂自從水利美湖濼
漁鹽大載需官場耕桑雖佳租稅急縣前胥吏如貪狼
江天四時各有象人世反覆多炎涼勸君更放雪中餌
飢鯨掛鬣江中央

八月九日武林達宣差招宴時武良弼太守廉山

御史同席

八月九日天氣涼老仙會客登高堂會稽太守廊廟器
黼黻政事多文章烏臺御史守風節州牧縣令皆循良
盍簪偶爾動淸賞開筵四座羅壺觴太玄眞人眉宇秀
辭辨析理推毫芒舉杯問答興未已歌舞落日增輝光

嬌鬟戲作猛將躍大娘解演詞人狂水絃戞擊箏雁度
玉板拍裂鳴鼉轟嬋娟鬟鞸珠阿娜細腰裙動金瑲琅
霜糖炊粳薦膏脊海錯飣盤傳蒸漿蠟炬照席飛銀燼
桂花遶屋吹天香人生得意須盡醉酒漬啼痕秋夢長
東山謝傅等陳迹洛陽金谷何茫茫月明上馬淸露下
無使樂極生悲傷

山中

何人邀我乎山中湖山可畫非畫工晴巒插天數十尺
疊嶂橫雲三四峰陰崖歲久樹如鐵絕澗噴瀑爲奔洪
野亭臨流客渡晚孤舟蕩槳漁歌風欲尋岩桂賦招隱

却踏丹梯登九重九重淸高隔風雨古來濟物無全功秋空寫睇思無已淡烟沒滅隨飛鴻

贈相士王蒙泉

華山之高與雲齊誰其隱者陳希夷麻衣道人眼如電妙契直晝寒爐灰錢郎豈是神仙侶淸貴公卿非浪語還丹九轉不可期急流勇退眞相許人生窮達非賢愚笑我脩然山澤癯耳白齒露豈美相癡人說夢嘗何如

爲張伯雨遊山詩韻

內史山行挾歌舞蜿蜒山木驚風雨吳下諸賢展席頻釀醞膏鋣作新具醉餘詩筆作顚草未說中年學黃老

瑯函玉軸不藏山留落人間世稱好藥囊琴擔往來多無奈書樓避俗何會稽狂客善談笑絕粒餐花隨綺羅生芻鎰存白駒逝還應跨鳳聽歈歌

贈李公琰副使畫梅閣

龍纏飛棟侵雲高雙蜺蟠礎連山腰金獸齧環丹鳳翥雕甍鏤窗相蕩摇千年復見漢宮闕甘泉建章高下列畫圖誰復記興乘李家父子眞藝絕自從咸陽不復都蒼煙覆地雲模糊驪山高樹倚陵谷月明夜半啼驚烏人生草露何易滅徒作露盤和玉屑莫將圖畫獻當時土木工成民力竭

題李唐村社醉歸圖

村南村北賽田祖夾岸綠楊聞社鼓醉翁晚跨牸牛歸老婦倚門見引路信知擊壤自堯民漢世龔黃不如古披圖昨日過水南縣吏科徭日旁午

兀顏子中憲僉再會吳中

長江如環樹依依連山岧嶢水參差故人相逢江之湄壯年不偶老爲期汀蘭秋芳佩陸離擷蕚贈言壽而頤圖不盡意君相知

寶宗道監邑秋山圖

寶公英氣如秋霜皎然珠玉照乘光江城傾蓋得邂逅

歡言夙契金蘭芳省堂公委使江國所至冰蘖聲相望

廉能便可登憲府何用宰邑勞程章臨岐握手惜別去

每懷令德那能忘他年冠冕在朝序青雲萬里期徜徉

豫章湯伯雨酒邵庵先生門人與僕有門同之誼

且由金陵來吳會又將南旋而歸豫章山川遙

邈道路阻修姑作秋山圖以識歲月時歲丁亥

九月十九日也

豫章山人湯伯雨求我畫作秋山塢晴峰濛濛崖石古

行人會飲溪亭渡歸乎歸乎盤之阻泉井稻香歌樂土

秋清木落猩鼯舞

詩謝光澤縣令朱潛虛惠製墨

光澤縣中多古松朱令作墨刋烏龍玄香畫研奪粲几
劑成曉進明光宮貢餘遠寄山人家驚泉落澗岩松花
畫山濃淡墨更好不學兒輩空塗鴉

送丁鎮撫還四明海道

海風萬里吹鯨波黑面舟子如黿鼉鯨吸霧腥百怪出
將軍無路揮天戈憶昔朱張漕運始鳥渦浪窟爭窮探
白骨沉沙舟自往黃合牌多死所甘五十年來物情異
滄海無波糧運至太倉紅腐漕民飢島畔妖蠻生異志
奪糧為食民為奴殺人吮血爭錙銖鎮撫諸司辛寧謐

四明戰艦當何如

題海好問山居圖

岐山之南渭之陽梧桐丹鳳鳴高崗玉關昆仲今秀絕

變化五彩爲文章科名接武眞拾芥傳家詩禮多賢郎

山居愛此秋色靜松竹成蹊雛鳳翔風烟慘淡溪樹杪

草綠裙腰湖路旁湖山有景畫不盡扣舷一笑歌滄浪

烏雅白雁同集于野啄木鳴于樹

雅雁不同啄飛鳴霜樹間野田漠漠草多露蕪葭凝霜

水落灘繒弋多稻粱少雁欲隨陽遠飛去鴉啼冥冥逐

昏曉啄木啄木何時了

羣峯秀色圖僕廿八年前所作也恭甫出以見示

且徵題詩因成長短句書于卷後幷奉叔方府

博一笑

靑天不補𦈢山色秀可攬紅樹醉秋風碧峰開菡萏崎

嶇深谷有行人攀磴捫蘿不知險倚岩樓閣高復低時

見隔溪雲冉冉憶昔少壯日征鞍度居庸畫筆記行槖

點滴蒼翠誇全工三十年來重看畫星星兩鬢生秋蓬

今看古畫我何數因畫思人今亦古但願昇平日無釣

山中泉食耕山下土歸乎歸乎盤之阻

吳宮娃

吳宮娃少小不事人七歲纑麻枲女紅不成紋十歲讀女誡婉娩學事親早暮奉匜盥窗下縫衣巾十三解作詩十五能摛文修眉對鏡不畫蛾長髮束髻如青螺玉肌自瑩非脂澤練裳低裵羞綺羅潛心不出閨闥外有志願入賢明科一朝媒妁委雙幣金閨選作十人備遠駕輜軿逐後塵那識王孫愛高貴王孫好遊不過家金巵醉盡長安花自憐貞素非世好坐令浮塵生髻雅揮毫。景不成畫繡閣春慵鄉夢多乞身歸來父母老

庭院生荒草百年門戶屬他人南隣已富北隣好自憐不及遐萌衆長得娛親樂耕種自憐不及負薪子錦

衣夸耀榮鄉里日長閉門自織組豈知蛾眉招衆妬君
不見樊姬掩鼻解惑君野耕缺婦敬如賓

雪姑吟

妾本江邊居小字名雪姑郡望出毛族偶從妯娌呼天
寒冰凍不歸去迎風獨立楊柳枯江邊女伴弄機杼總
日軋軋牽絲緒雪姑不緝仍不蠶短翮低昂掠江滿漸
雛漸長隨雄飛姑行搖搖何所依草根雪深啄食苦翠
領盈盈空素衣悲鳴喞喞不高舉蓼岸蘆花白鴻侶霜
晴日暖更飛來也勝原頭鳩逐婦

山水屏圖詩

丈夫無奇才雖顯不足名高山之秀麗兀立培塿形況
乃畫圖間兩奪造化精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研
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石來蒼冥驅山奔海入
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赤城霞彩千峰明洞庭湘浦雲
英英風帆畫捲瀟湘兩黃葦堆灘插漁罟獨木莊前野
水流夕陽川上欹橋渡大峰倚天接天門又如特立太
華尊羣山趨俯不敢動山前星辰手可捫我欲托身上
山巔丹梯百尺何由緣盡興欲來別有趣顛毫醉墨飄
如仙　成却服九還丹兩腋清風飛上天

卿郎中遊西湖

今陟湖山堂丹楹眩遊

屏几翠樹紛低昂中堂翼邃閣坐作千人廂階

下羅笙竽席上陳壺觴繁華萃東南千金費莫償俯仰

一太息坡仙久相忘雲霾促歸路遠巘晞殘陽

又

三公徽幕彥玄契常悟理暫輟公務勤約登湖山址陰

雲閣雨意遊覽辜宿擬泊舟蘇公堤稍步煙樹裏西風

吹袂冷落葉霑屐齒華堂慰登覽林祠極瞻企歸舟布

棋枰對弈興未已小酌不亂眞忘情知意美

寫懷詩

晨起步東郊飛紅墜殘枝念茲物候改懷思竟袖疲長
歌忘宮徵雅音變風詩憶辭京國日賢豪欲何之西都
貴佚蕩厚俗頗相違精祲化妖　毒煽令人悲何如商
山翁橘隱樂無涯曠情適所願松柏良自期

遊玉泉山呈袁伯長學士

宛平佳山水歷歷蟠心胸忽登羣峯頂下瞰青蓮宮長
松騰翠蛟古磴咎垂虹雲開扶輿氣翕忽如仙蹤我來
方醉後遊覽澈九重長嘯出林杪振袂揚天風願同安
期生攜手凌昊穹

七月九日登武夷山

武夷東南勝山色如髻梳松篁交森密蘿蔓相縈紆回
溪下九曲上有仙人居登眺窮攀援舟行如貫魚羣動
向夕息昏旦氣亦殊靜觀攝生理循環景如初安得陰
長生攜手凌清虛

倦讀

夕月出東嶺曉日生嵎夷昏旦逐時變鬢髮忽已衰盛
年不努力歲晚以爲期歷覽古墳典餘子多費辭豈無
濟時策牢落安所施秦強固賤士衆女妬蛾眉慨此時
俗薄殘卷無心披

客居感興

旅寓寡人事哦詩竟連句眷言適東野睇此物候新好鳥鳴昧旦幽花媚初春代謝各有時衰榮亦何因元氣鼓萬彙周行如運輪陽升必陰降動靜互爲根冥心合天理庶以全吾眞

慨古掩餘讀臨風被素襟謁謝紛旦暮何能慰幽尋可人能南來對酒論素心講道有默契興詩遂成吟金閶笑貧賤紈素豈不任朱弦合商徵寡和非知音願言保貞節樂善始自今

送王可矩參政之甘肅詩

清霜下原隰草木萎以丹送公閶門道西行登酒泉酒

泉漢隴右禹土彌千川南有清海水北望近居延昔聞
使絕域于今分省垣參贊用儒術淳風裨化原

其二

崑崙薄西垂金天顥以清洋洋五潤谷山連金呂城羌
水會衆流風寒沙不鳴臨岐一尊酒慷慨爲公傾願言
君子泰熙和協時享先施雍民治行佐天下平

其三

瀲灩白海水崔嵬合黎山空同注金液玄女留神丹液
以飲公壽丹以駐公顏燮贊窮物理錫煩裨政完言旋
中書堂輔聖講治安倘逢渥洼駿籠絡歸朝端

廿四日出京口河水阻舟二日方抵呂城

舟行出京口夜宿丹陽縣嚴風吹港曲河冰白如練寒侵肌粟生光耀目花眩連艘若膠綴兩宿冒霜霰槖歷行路難辛勤敢辭怨敲冰望呂城日倒氣微轉明旦春陽廻吾道復堪羡小人散陰霾君子履剛健

長松

長松高千尺風動青扶疎輕花飃金粉細韻吹笙竽孤根抱幽泉直幹凌太虛炎夏日正永清陰覆長途寧依晉處士羞對秦大夫

七月望日曉起

晨起月倘在霞光晞日明天運何太速西沒隨東昇露晞松正溼秋炎蟬更鳴櫛髮欣涼思披衣振塵纓人事不肯齊淹留竟無成百慮亦何已睠焉且忘情

暑夜起坐

驕陽暮流西炎氣若未散暑遠四壁間瓦礫如抱炭夜坐氣未蘇揮紈倦雙腕蚊蠓隔絺帷拂之不可斷平簷焦起粟脫襟洒漿汗側身撫桃笙掬水復嗽盥仰覘斗柄旋亥子正相半忽云明晨熱坐以忘待旦

九月二十二日渡江

白露下蒹葭秋序倏云暮輕車過巖麓津吏遠迎渡擊

鼓動連艘牽帆若飛泝盤渦旋欲沒楫急浪花舞水深
蛟龍蟄日落鷗雁度金山峙鰲頭矗矗山畔樓浮屠夾
石柱結構逾青楸黃金鑄古象歲月逐江流誰云限南
北空懷千載憂浩蕩洗胸臆援毫圖壯遊

別後懷權贊善

幕下惜分袂江城秋暮時辭家四千里挾册登皇畿晨
風淮海渡夜月長河湄宵行無停宿零露霑裳衣合并
在後日苦辛未敢辭自是憶賀老夜泊任城堤南望路
坦蕩軒車胡後來有懷情無極思逐鴻南飛紛紛同遊
子酌以黃金巵停杯不成飲歌我周南詩重逢不恨晚

結歡會有期何時陪僊蹤躡上青雲梯

呈劉侍中博士

書車同文軌聲教被八埏鮮家數千里奉命登朝鮮中原道義邦而使我獨賢山川何寥廓羸馬脂其鞭無由振長策肯使服短轅

秋江

淮泗既通導南來迫三江會經江邊道茂木如旛幢長山抱金陵流水聲淙淙嗟哉英雄人萬古心未降南北距可限匪德控大邦惟欽諸葛公舉世應無雙覽古不成畫微風度南窗

送奭上人遊錢塘幷呈笑隱禪師

江城楊柳青送子去湖上錢塘故京國長老多名望此行非徒遊山水愜淸賞英材發硎初壯志孤雲朗昔聞維摩詰妙悟只方丈燕坐豈不勝年登消展兩長夏脫塵襟空山宜旅况孤龕佛夜燈老衲禪餘杖宗門參未竟歲月如反掌故人天竺住文字獨超放鵲巢梯搆勞爲我問無恙

晨起

晨起忽戚戚所憂非窮通闉闉岐路間征人行且逢一爲名與利心勞日匆匆一爲世情迫噓吸成春冬貴者

慮其職賤者慮其傭富者慮其貴貧者慮其空直道本無慮人情亦詾詾春花必紅謝歲晏多青松唯天固有命達者當從容

為王士舉縣尹作松石平遠

去年蔣解元求我畫仙溪松林夾石岸陽雁傍雲低王宰中原來愛此丘壑奇蔣君靳所好不肯轂贈之復攜新劖藤令作長松枝盤盤蒼虬幹冉冉疊雲披遠水渡村墅蒹葭遶迴陂中有幽人居門蘿拂晴磯漂山惡衆煦塵世多是非安得從王宰同遊遠水湄

送悅德明任尚工署丞

丞相扶鑾日書生拜闕年紫檀初奉賚玉德早傳宣彝
鼎勳名舊簪纓世祿傳工丞趨課月內政合承天玉璽
螭蟠大金屏孔雀妍親蠶有盛禮翬翟映星軿

挽葉府君

澤國驚春暮凄霜折大椿故家零落盡交友感懷頻萬
石期賚老雙旌擁後人郡封丹詔晚歲度白雞旬朝有
知名士門無雜弔賓情悲摧玉樹禮乏奉玄纁新雨佳
城鬱東風畫像眞傳家清白在遺德慰斯民

贈節南山書記

吟上高臺去秋風荊棘生湯休不避俗懶瓚自無名共

是寰中客誰同物外情敢論支許事樽酒正須傾

題陳直卿一碧萬頃

浩蕩具區尾蒼茫不斷流水光浮四際雲氣接三州日月雙丸吐江山萬古愁吟軒未能歛鄉思獨登樓

喚舟

喚舟澄江渡稅駕長林藪風迴落葉舞蔓密層崖黝招提映絕壁客子上高阜那知秦無人祇見山有杻

曉出陽山

晨征何所上行露溼衣裳樹密識山近馬疲知路長魚梁當澗曲樵響隔林塘即此尋幽地何須期帝鄉

翠雨亭詩

翠樹元無雨空濛暗溼衣林深迷遠嶂風捲雜晴暉嵐潤侵書几陰涼拂釣磯蒼雲何處密清曉傍簷飛

自二月一日到杭至三月三日風雨相半

昔年來湖山乘興登高閣風輕花木鮮日煖遊絲落依依青嶂開冉冉春雲薄適此淡忘歸怡然動春酌

又

今年來湖山風雨遇春半巷迴客過稀泥滓衣裳漫讀書非治生足食轉疎懶時揮雙鼉毫晝紙供新翫

天平嶺

步出天平嶺雲深草木濃晨歸時荷鍤寺近忽聞鐘菜麥青黃間峰巒錦繡重躋攀不厭晚足倦更扶笻

題松雪齋寫中峯和尚蓮花吟

五彩畫中峰中峯面目同有形俱是妄無相即爲空蕉葉侵階綠蓮花映水紅好詩吟不盡又入小圖中

題小廬山

岷峨天險阻廬阜昔曾臨窈窕峯巒入丹青殿閣深猿聲崖下果僧過渡邊林野老無機事盟鷗賦短吟

采菱曲

采菱澄江曲棹轉歌聲逐　　　　蹇風綠帶

覔郎不知菱美新人怡記得荷花浦郎初見妾時

題環隱齋

大道何曾隱循環見始終地雷須作復山水養成蒙丹火千年候琴書一室中卜隣時見慰相對杏花風

白雲圖

白雲在山間英英如玉衣岩巒映蒼碧草木增新輝卷舒適所寓着物仍霏霏對此自怡悅春輝生翠微

題周仲傑古泉

聞說東園好漸江暗發源鑿池疏地脈疊石種雲根濊硯魚鱗動烹茶海眼溫　知隱者樂何日敂柴門

倚闌

水淨蒹葭碧秋高獨倚闌漁收溪畔網人立渡頭灘空

憶同舟濟休看怨鋏彈茅堂一尊酒風雨話平安

題海好問山居圖

只憶岐山鳳西周德業賒山居疑杜若曲逕似褒斜草

色拖藍帶松陰落粉花荊扉掩茅屋眞是讀書家

登德清樵樓

萬馬擁貔貅暮登城上樓哀笳風送客長劍月臨幬闉

外分邊計燈前借箸籌二城如可後江面更何憂

朝遊城東門

今我忽不樂束書朝遠遊　道思齊魯行當見伊周朝遊城東門暮遊城　市長安陌上人今古無窮事

廿八日晚泊楓橋

楓橋迴棹晚暝色暗羣山燈火深村夜舟船淺水灣烏投烟樹杪犬吠石林間明發歸家近妻兒問早還

存復齋續集跋

涵芬樓既校印存復齋集繆藝風祕監言藏有鈔本存復齋續集其名不見於諸家簿錄極爲罕祕許錄副借印續集不分卷與前集複出者數首爲抽去之計得詩文一百四十首朱氏之文明初有刋本者一名成德性齋集一名存復齋集傳本皆微今存復齋集既有新刋又得此續集久薶之寶一旦重顯於世能勿重拜祕監之嘉惠歟鈔有譌脫不得别本未敢輒改茲仍其舊云己未春仲無錫孫毓修跋